

瘦冬

□ 任随平

冬之瘦。在于山寒水瘦。

寒山好,容易让人想到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细究起来,这里的寒山却与寒山寺毫无关联,寒山寺确实在江苏姑苏城外,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当年是名僧寒山和喜迁两位高僧创建而成。寒山寺是写实笔法,而寒山是写意,有几分浪漫主义情怀。

深冬的山是寒山。

漫步寒山,黛赭色的山峦寂寂然,萧萧然。江南的山奇峰突起,如刀削斧凿,有嶙峋气势,仿若米芾笔法;北国的山,仿若驼峰,连绵起伏,是中国画里的勾线笔细笔勾勒而成,或者就是陶瓷瓶的收尾描边,少了凛然气势,让人生出一份细思量的情怀。

雪还没有落下来的时候,晨起,沿山间小径缓步而行。没有目的,就那么悠然而行。晨间的风还没有醒过来,醒过来的是鸟声,清清凉凉的,带着几分寒意。带着寒意的鸟声,从突兀的树木枝柯间滴落下来,或者是不小心走丢的三两声,落在小径边干枯的丛草间。草木干枯,草茎直立着,经了霜,干裂干裂的,我单怕那鸟声落下来也会砸断几茎。俯下身,用手抚摸,嚓嚓的响,脆响。脆响中折断几茎,却又让人不舍得。

缓步而行的人望着高处的枝柯,又有鸟声丢下来。

便立住了脚步,找寻着鸟声的所在。还未来得及,“叽”的一声,那鸟雀已然蹬枝而去,将一抹剪影滑向空中。伫望的人立了好久,便默默向着高处的山崖走去。

转过山崖,峰回路转。是一径石头铺就的小道。

冬日的石头也多了一份冷冽的气息。在山崖边,层层叠叠地累积着,那突出的一角,像是一本参差翻开的书页,那些碎石就是时间写出的文字?在岩层之间凌乱地落着,它们记录着时光的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在这本时间的大书面前,我悄然落脚,用手抚摸着这些冰凉的文字。我总觉得,这些被风养育了的文字,是冷峻的,是沉着的,是用阳光雨露记录了四季,是沉默的语言者。

拾级而下。转过崖角的风是瘦劲的。有米芾书法的遒劲,有黄庭坚文字的力道。

一条河,小河,瘦弱带子的小河。冰封着,仰躺在腹地深处。

阳光翻过山,斜擦而过。斜擦而过的阳光,齐刷刷照耀着田地和冰封的小河。

桥,缩着身子。站在河上。

一座桥,总能让我想到一个凭栏而望的人,迎着风,扶栏而立。

是在等待春天从小河的尽头走过来,唤醒这一岸的河流,还是等一个穿桥而过的人,去往远方?

不得而知。当我加快了步伐从山角转下来的时候,整个山野沉浸在辽阔的阳光里。

一群鸟雀,从河面起升,向着山外面的方向翔集而去。

我知道,它们一定是迎着春天而去。不几天,春天就会翻山而来。

春天的道口已然打开。

老房子

□ 李 晓

老房子里已经没人住了,里面的地气还在袅绕,它是往日时光的缠缠绵绵。

老房子也如一些人,渐行渐远,在脑子里成为旧时光中的胶片,记忆触电时,偶尔显影。人到中年,有时候突然想念这些旧人,看看他们眼角垒起的眼袋,那是岁月缓缓地结晶。

一些老房子,也在遥远的天幕下,向我招手,让我去对它们进行一次探望。

去一个临江边的古镇——像凤凰古城一样,是那种临江的吊角楼——我坐在一座石桥上,看那朦胧一片的青瓦。望着那些老房子,渐渐升起一种冲动,我要走近它们,如抚摸老去亲人的骨头筋脉,滑过我的掌心。

还有一些青砖老房,那些青砖,令你想起当年的炉火熊熊,它们的前世是泥土,对泥土的冶炼,那滚烫的温度,在时光里一天一天冷却下去。

我默立在一个已没人居住的老房子里,看到一只蜘蛛在房梁上爬,它还在打扫着最后的现场。听说,这个老房子的主人搬到城里去居住了,每个月,那个还剩下两颗牙的老太太,还要子孙们扶着,来到老房前坐一坐,不说话,只是抚摸着脱落的老墙,雕花的木窗,虫蛀的柱头,青苔覆盖的石阶,然后把手放到胸口上,像是在和这些东西连呼吸,又像是一件一件打理后,慢慢放到心里去。

在这些老房子前,空气也是凝重的,因为它经过好多年日子的过滤,喘息也是粗重的了。你想起一些日



子,一路蹒跚着走过来,如一个人,缓缓老去了……

我在一间老房子的门楣上,竟看到一对当年的新婚之人,在红纸上写下的双喜字,而今,纸已在光阴的深水里泡得发白,唯有双喜字,顽固地飘摇,见证着当年房间里新人的欢喜幸福。我一回头,竟看到旁边老屋房梁上,挂着红彤彤的几串辣椒,在风里晃动。

老房子门前那些参天的古树,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地响,浓荫如云,庇护着老房子,古树与老屋,就这样在树荫流淌下来的天光下,结下了岁月里的患难之交。古镇上一棵老树,据说活了已是300多年,那是一棵桂花树。我躺在桂花树下,枝叶的清香一瞬间贯穿了我的肺腑。在桂花香里,古镇上的那些老房子,老日子,回光返照一般,在我的记忆里鲜活如初。

对老房子的一次探望,让我感觉眼下的生活,与昨日时光,河流一样贯通了。

劣。生长于此的高原植物,在强紫外线、严寒、狂风等极端气候的摧残下,大都植株矮小,紧伏地面;而塔黄却大不一样,长得挺拔、高大、壮丽,在空旷、冷寂的高原山野,显得鹤立鸡群,卓尔不凡。

植物学家发现,塔黄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它长有一种对付严酷环境的“秘密武器”——苞片。它们重重叠叠地裹住花序,使得苞片内密不透风,温度比外部高10℃以上,就像一个温室,为花序上的花粉和胚珠的形成与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苞片除了防寒之外,还可以抵御风沙的袭击和雨水的冲刷;而它艳丽夺目的外表,吸引着昆虫前来传粉。即便花期过后,枯萎的苞片仍会继续保护种子,防止种子因寒冷失去活力。

每年6月,高原冰雪开始消融。在短短4个月的生长季中,进入开花之年的塔黄,抓紧时机,快马加鞭完成开花结果的使命。

为了一生只有一次的盛事,塔黄往往要积蓄多年,不断地往地下粗大的主根里贮藏养分;只待时机成熟,它便放手一搏,绽放花期;不开则已,一开便是一柱擎天,成为高山“巨人”!

塔黄能够在冰雪与石砾覆盖的高山地区生存并繁衍下去,是它长期进化的结果,更是它从不向命运低头、坚韧抗争创造的生命奇迹!

塔黄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拼尽全力,让花盛开。

锁定一个目标,并始终专注如一,坚持不懈,排除万难,最终必将获得成功。这,应该是塔黄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一生只开一次花

□ 卢兆盛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高山流石滩上,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塔黄。

这种单次结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要经过数年乃至十几年的营养生长后,才会开花结实,而一旦花谢籽熟,它便悄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开花前的塔黄并不起眼,看上去,就像一棵大白菜。但,到了开花这一年,它就会突然摇身一变,很快长出高达2米的花序。花序自下而上,逐渐由粗变细;花序外面,则一层一层包裹着宽大的半透明的奶黄色苞片。此时的塔黄,成了喜马拉雅高山地区草本植物中最高“巨人”,远远望去,极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宝塔,格外耀眼醒目。这,或许就是“塔黄”得名的由来。

喜马拉雅高山地区,气候环境异常恶

故乡腊月,挂在阳光下晾晒的腊味,有腊鸡、腊鸭、腊鱼、腊猪肉,在农家小院,空旷的谷场上,老屋前的小道两旁,像一幅幅风俗画,情趣盎然。

“北风起,腊味香”,制作腊味是中国年俗,也是中国人千年承袭的生活风情,腊味弥漫着年的气息,洋溢着生活的风情,在悠然时光中,让人心生喜悦。那纯美的腊味,是口福,我嗅它摸它时,觉察到那油质感中的色泽光润,还有极具弹性的细腻肉质,是人间至美之物。

腊味美好,爽口,上心,让人吃了还想吃。那美味,咀嚼起来特别爽口,由舌尖传达到味蕾,香在舌尖,鲜在心尖。腊味,鲜香浓郁,在我童年和少年时,腊月里端着一碗白米饭,上面放一块腊肉,感觉那是生活至高礼遇。

我喜欢吃母亲腌制的腊香肠,那油滋滋鲜香,至今撩拨我的食欲。我也喜欢吃乡间的腊肉,最好是一层肥夹着一层瘦的,肉质明晃,金黄,散发着香味,渗透我的五脏六腑。在老家,喜欢吃的腊味特别多,比如鲜香的腊鱼,油滋滋的腊鸭,嚼得特别筋道的腊鸡……

腊味在生活中,最早是在《周

易》中就有记载,说朝廷有专管臣民纳贡肉脯的机构和官吏。那时民间,学生用成束干肉,赠给老师作为学费或聘礼。我记事开始,除家里过年所需,馈赠亲友外,大部分肉,都腌制成了腊肉,成为一家人在一年里,那细水长流的美味佳肴。有一年夏天,我在大山深处的一户农家,跑了一整天,在饥肠辘辘时,吃到老农家鲜美无比的腊肉,感觉那是人间极致的美味。

在农家屋檐下,或者城市阳台上,那悬挂的腊味,一块一束,煞是可爱,惹人心动,让我们的味蕾,有了咀嚼时鲜美的回味,牵肠挂肚的享受,念念不忘的情怀。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腊味是生活安祥的希望,悬挂在中国人的心尖上,构成似水流年的风景画。腊味飘香起来,那是一盘盘肥美的腊肉,在母亲精心制作后,又在饭锅里,蒸成香气四溢的美味。对腊味的情结,在我饮食习惯里,成为季节风铃,在我的味蕾和心尖上,生根开花,油然而生,那是生活的滋润,丰盈殷实,让我满足,也让我惬意无比。

腊味如岁月之剑,是刻在腊月里的浓情喜悦,它也似一幅画,挂成生活情趣;是一种民俗文化,辉映于中华大地,像明灯一样,色彩斑斓,朴实无华。

记得儿时,老家庭院里的竹竿上,挂着香肠和腊鱼,诱惑着院落里的邻家花猫,在院墙上跳进跳出,在平地上翻滚乱窜,它对腊味咪咪地叫着,每次跃身而起时,总也够不着腊味。花猫在叫,而我在笑。

腊八

腊八,腊八
鸟鸣在风中发芽
水长成坚硬的玉块
迈出的脚步
让日子结出幸福的果实
是脚步踩完四季的时分
是回到老屋的时分
是老父亲听到久别的问候时分

一把糯米加上大枣以及核桃仁
再用文火熬制
火光映着母亲的白发
等待
如乡间弯弯曲曲的山路

腊八粥出锅
甜了日子
香了岁月 (毛韶宇)

腊月

不知道冬与春
哪一个更接近季节的真相
没有冰的滑溜
河水要在入冬之前
在岸畔铺好一条春风的路
但分明是腊月
干草上悬挂的新鲜露珠
滋润着阳光的长跑 (桑宗仁)

故园有枣

有多少个春秋了,它
站在这里,站成一种姿势
与沉默的老屋一起,将青春
站成暮年。无数个日日夜夜
草青了又黄,风暖了又寒
它,从不怨尤,从不多言

洞底的风,岭上的云
大把大把,握也握不住的寂静
它一一收纳,细数
数了绿叶数黄叶,数了烈日数霜雪
漫长的岁月,皴裂成一道道褶皱
每一道褶皱,都藏着
青苔,虫声,朝阳,夜月
老树祈盼
盼有目光聚集
以便将小小的甜,一一呈献
呈给天空,呈给
水粉调色的故园 (王 优)

继续播种

去年种下的玉米,今年还继续种
去年种下的祝福,今年还继续种
去年种下的爱,今年继续施肥

又是春天,我的田地还是去年的田地
我简单得,像一枚单调的种子
周而复始,将该种的,甚至
不该种的。比如慈祥的老人;茁壮的后生
继续按时序播下

去年耕种的老牛,今年还继续耕
去年种下的祝福,今年还继续种
去年种下的爱,今年——还继续 (王兴伟)

褪去繁华的树

褪去繁华的树,失去了婆娑的身姿
几只羽毛丰满的麻雀,像一个个芽苞
立在它的枝干上,沉默不语
褪去繁华的树,挺立在冷风中
如同坚强的战士。那些会飞的芽苞
带给每一棵孤寂的树,无以言说的慰藉(尚庆海)

如果说故乡是一片云彩

如果说故乡是一本书
而我也只能是书中的一个标点

不是很大的时候
便在一家人的泪水中离开
不经意间,就能触及到那份感伤
如果说故乡是一片云彩
而我也只能就云彩中的一丝炊烟
没有土地上的耕耘
没有小河中的追风逐浪

时间是一匹奔腾的马
拉扯日子这把沉重且锋利的剑
不经意间,划破的不是疼痛是乡愁
如果说故乡是经年的老屋
而我也只能是土坯墙上的一只飞蛾
即便是一团燃烧的火
也会义无反顾的飞扑过去
因为这里,有我的根有我的情 (李惠艳)

卜算子·赞缉毒警察

虎口中拔牙,
刀刃上舔血。
沉稳坚毅多智谋,
慧眼识妖孽。
心中有信仰,
不惧西风吹。
走遍犄角旮旯,
誓将毒魔灭。 (任 彬)

腊味的风俗画

□ 鲍安顿

